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无憾的蟹爪莲

□刘心武

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，哥哥们分别叫作大哥、二哥、小哥，姐姐呢，就叫作阿姐。1983年和阿姐一起看根据王蒙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青春万岁》，从片头的篝火晚会，到片尾骑自行车的男青年追着卡车上女青年们互喊："下一个五年计划再见！"激情一直在银幕上燃烧，阿姐就频频颔首说："是这样！就是这样！"阿姐对王蒙作品的认同，首先是对时代、生活、同辈的认同。阿姐高中是在河北北京中学，那也是王蒙的母校，后来我在王蒙自传第一部《半生多事》中，发现他写到1948年与几位少年同时成为地下党员时，出现了阿姐初恋对象的名字。

阿姐那一代人，几乎都怀有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激昂情怀，阿姐抱着促进农业机械化的理想，考进了东北农学院，并且在那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一员，后来她在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工作，虽然未与初恋成为眷属，也有了美满家庭，我姐夫是政治文工团歌剧团演员，1964年参加了周恩来亲自指导的大歌舞《东方红》演出，最早的版本，是在新中国成立天安门大联欢之后，还有几场分别展现工业、农业、国防等方面的成就，其中农业成就一场，主体是一群农妇挥动镰刀的丰收舞，阿姐看完，就郑重地让姐夫去跟编导们反映：舞台上完全没有农业机械出现，不妥，姐夫去反映后，后来果然在那一场的背景上，增添了大型农业机械的剪影，不过《东方红》大歌舞最后定型，是直到天安门联欢结束。

阿姐和姐夫一度下放到海南，气候不适应，生活颇艰苦，但她那以科技报效祖国的情怀，丝毫未减。当时信息流通并不畅快，但阿姐敏锐地从有限的资料中，获知当时（上世纪七十年代）世界上崛起了四种新科技，就是激光、射流、单晶硅、液压。液压技术虽然早已有之，但七十年代液压技术有质的飞越，且与机械设备关系最为贴近，她就在海南技校的岗位上，竭尽全力搜集相关的资料，钻研液压，并将其安排到自己的教学中。后来他们全家回到北京，她就在北京建工学院（现已发展为北京建筑大学）教液压。

阿姐退休后，虽然姐夫病逝，但她于2002年迁入了国家为高校教师打造的花园小区，住房宽敞，两个儿子都很孝顺，生活恬静安适。有天她打电话让我快去看花。我去了，原来，她阳台上盛开了一盆蟹爪莲。她说那本是邻居抛弃的，她的养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每次喝完盒装牛奶或酸奶，往剩余的奶根里灌进自来水，放在厨房角落令其微微发酵，十来天后用来浇灌花木，尤其对蟹爪莲，竟大有裨益，那环形展开的肉质叶片顶端，娇艳的花朵纷纷展开形成一派嫣红。

阿姐刘心莲于2022年9月17日在睡梦中仙去。她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，但她经历了不平凡的时代。她去世后，有亲友与我通电话，赞她真是一株纯洁美丽的莲花。水中的莲花固然美丽，但我总觉得作为理工科技女，把她喻为柔美型的水莲并不恰切，莫若喻为烂漫开放花如火焰的蟹爪莲。她为共和国奉献了她的青春、热情、才智，她是去而无憾的。

谈天说地

咸鲞鱼之味

□马汉

我的一位小学同学，与我在同一条街上长大。现在我们虽住在城市的两端，但有什么好吃的，他还会想着我。前两天，他特地开车送来一条大咸鱼，说，咸鲞鱼，保你有满满的回忆。

翌日一早，我用清水把鱼泡了一阵子，估摸着应该泡得差不多了，清洗一番，一粒盐不放，只放葱姜酒，按幼时家里的习惯蒸制。蒸了十分钟，一股浓郁的鲜香就弥漫开来，起锅一尝，齁煞人。后得善烹饪者传授经验，要用淡盐水浸泡数小时，才能更好地调节咸鱼自身的咸度和口感，蒸出来才好入口。

当初江南人腌制咸鲞鱼的初衷，是想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解决保鲜问题，却无意中成就了咸鲞鱼的鲜上加鲜，创造出奇鲜的美味。然而，在人们讲究健康饮食的今天，"咸即鲜"的饮食观念以及咸鲞鱼这一传统美食，或许都要面临变革了。

我端详眼前的咸鲞鱼，论长相颇像鲥鱼，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鱼，鲥鱼的嘴没有这么上翘。受此启发，我在做这条鱼时就如处理鲥鱼一样，特意没去鳞。蒸熟了用筷子头戳着鱼鳞，放嘴里抿一抿，竟也有些鲥鱼的肥美，很鲜。

咸鲞鱼在旧时的江南无锡，是普通百姓家饭桌上常见的荤腥，味鲜且经济。筷子蘸蘸咸汁，就能下两口饭，若是浇两勺咸汁，满满一碗饭就能风卷残云般地吃完。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里，即使是酷暑天，一碗咸鲞鱼连续多日放在饭桌上，只需扣上纱罩，便无须担心变质。再配几碟西瓜皮炒毛豆、丝瓜烧豆瓣之类的蔬菜，就能撑起一家人"荤素齐全"的餐食。咸鲞鱼在饭桌唱主角的时代，家门口常能见到有人腋下夹着油布伞，拎着用稻草扎着的一两条咸鲞鱼，从马路上匆匆走过。也有考究的人，用蒲草编织的蒲包装咸鲞鱼，再让卖家用草绳扎紧。他们走在街上，身边总是随风飘荡着一股咸腥味。旁人闻之，不由加快了回家吃饭的脚步。

作为制造业基地的无锡，过去许多产业工人每天带饭菜上班，饭盒里常有一块咸鲞鱼。除了能高效下饭，也可增添力量。老辈人都说，上工出力流汗多，只有吃咸的才能有力气。故而饭盒里的咸鲞鱼，也可看作无锡人脚踏实地、"出工须出力"的精神写照。

如今，人们的餐桌之丰盛，已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。但咸鲞鱼的独特风味，仍让人无法忘怀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-wbscgh@sina.com联系

读史札记

顾雍为相

□黄 恽

三国时期，苏州人顾雍是孙权称帝后的第二任丞相。他为相很有特点，他很照顾孙权的权威和尊严，从不当面和他争论，即使有不同意见，也不在朝廷上反驳，而是私下里提出，使得孙权乐于接受。他日常还沉默寡言，喜欢保守秘密，他保荐的人也往往不知道自己升官是因为顾雍保荐了他。

有个故事说，孙权一旦打算任用某人做一个重要的官职，就会派中书郎到顾雍家里征询意见。顾雍如果赞成任用此人，往往会和中书郎谈笑风生，还一定留他吃饭。只要中书郎吃了顾雍家的饭，如沐春风地回来复命，就说明顾雍对这个任命很赞同。反之，顾雍就会对中书郎非常冷谈，寡言少语，草草送客。

孙权知道顾雍的脾气，所以只需问问中书郎：丞相有没有留他吃饭？丞相的脸色如何？就知道自己的这项任用可不可以即刻下发，还是另作考虑。

就这样，君臣二人非常默契，很少有不愉快的时候，直到顾雍去世。

大家微语

计算和算计

□石 兵

●计算和算计，颠倒两个字的次序，便有了不一样的意义。

●计算在生活中很常见。譬如买卖算账、数学考试，大到修路铺桥建工程，小到柴米油盐过日子，都离不开计算。总的来说，计算是个物理过程，简单直白，得失公平。

●算计则大不相同，是为了达到目的，精心谋划付诸实施，有时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的过程。如果说计算对应的是物件是事情，那么算计对应的是人。

●遇到长于计算的人，是幸事，与之合作往往事半功倍；碰到精于算计的人，是憾事，做起事来别别扭扭。前者着眼于事，所以能做成事；后者对焦于人，于是总在误事。 长于计算与精于算计之人不难区分。前者总是目光专注，聚精会神，后者则是眼神躲闪，分心数用。前者交谈之时随心随意，后者聊天之中暗藏机锋，前者让人越来越放松，后者让人越来越疲累。

●少些算计，多些计算，人便可以踏踏实实做成事。

奔向青青草原

□王雪瑛

出发，去草原的深处，牧民诗人的家！

越野车行驶在鄂尔多斯草原上，阳光照射着茫茫草原上的青草和花儿。这如梦幻般的美，不是梦境，不是想象，而是现实。那首《蒙古人》是这样唱的："养育我的这片土地，当我身躯一样爱惜。"千百年来，蒙古高原的牧民们逐水草而居，靠放牧生活，对待草原，爱惜、敬重、祭拜，视大地为母亲。

车经过一片牧草茂盛的草场，我们下了车，奔向青青草原，牧草随着地势起伏变换着嫩绿、葱绿，浩荡的清风吹拂着我的裙裾，我深深地呼吸着草原的清香。蒙古族诗人恩克·哈达惬意地席地而卧，斜倚着一片雀麦草和紫云英，犹如骏马回到了家园。我们纷纷仿效，享受着草原的辽阔和宽厚。

哈达是草原的孩子，他对草原的热爱、对土地的亲近是与生俱来的。倾听草原的心跳，感受万物的呼吸，与草原上的生命和谐相处，让哈达笔下的诗句如草原上的河涌流不息。从青春年少写诗笔耕至今，20多年过去了，诗歌伴随着他生命的成长。

我们继续赶路。越野车上了沙土路，小路蜿蜒着伸向草原的深处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蓝天白云之下，远方的剪影清晰了，是马群！阳光下的马群，马背和马鬃闪着金色的光泽，天边的云朵和草色连成一片。哈达兴高采烈地宣布：牧民诗人毕力格·巴特尔的家到了！

我们翻过一个缓坡，看见毕力格·巴特尔已经在家门口翘首以待。哈达和巴特尔是多年的诗友，是草原上一起成长的兄弟，哈达现已定居巴彦浩特，而巴特尔依然在阳光下放牧着马群，在星光下种植着心里的诗句。诗歌可以超越时空，缩短心与心之间的距离，是生命在成长中的低语。他们常常互相切磋诗艺。

哈达在7岁的时候，父亲就教会了他骑马、骑骆驼。从此，小小的哈达就在马背上、在驼峰上感受着大大的草原，认识了这条父亲背着水磨破了肩走过的小道，这条骏马、骆驼和羊群踏出的小道，这条属于故乡敖伦布拉格的小道。岁月的斑白在父亲的两鬓渗透，熟悉的马群一次次在落日中归来，他也开始用握着缰绳的双手一次次打开蒙古包，他从一个少年成长为倾听草原心跳的诗人，写下了《骏马的家园》《苍天的驼羔》《经典》《盘羊之殇》。而巴特尔则写下了《春天的记忆》《月亮你有几种梦》《骏马草原》等献给草原的诗篇。

"马桩脚下的柔土，是故乡金黄的毡子，它把交替的四季拴结在吉祥的哈达上，把草原人家的离别和重逢，用细长的马鬃牵引在一起……"读着哈达的诗句，草原上的拴马桩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独特而鲜明的意象，它让我想到了飞雪疾风中的强悍，马鬃飘扬时的厚重，日夜交替时的孤独，它是出发和抵达，是离别和重逢，它是祈祷主人和家园平安相逢的如意之桩。草原诗人克明写下了如此评语："不懂蒙古草原的人，没有苦难经历的人，也就读不懂这首诗。这根拴马桩，拴上了蒙古民族全部的辉煌和苦难。"

香喷喷的奶茶、手抓羊肉，旧雨新知的交流，朗读诗歌的声音……已近傍晚了，我们走出毕力格·巴特尔的家，追随着阳光在青青草原上的踪影，缓坡起伏，视野开阔，茵茵绿草间有着三五成群的羊，我想象着诗歌犹如阳光洒向牧民诗人，洒向他们在草原上的生活。我回味着他们的诗歌，质朴中的真挚，单纯中的丰厚，犹如咀嚼着草原的苍凉和清香。我们缓缓地走向越野车，和牧民诗人一家道别。

越野车从土路转向高速路，向着哈达的故乡敖伦布拉格奔驰。一轮红日悬在天际，瑰丽的光芒映红了天空，辉煌中透出温婉。它沉静、庄重，一寸寸地缓缓落下，让我眷恋。草原上的美景和诗情，都留在了我记忆的山谷，不可替代，不会湮没。